

周保松

人文哲學傳薪火

大學生活能讓我們進一步反思自己的生活，並學會怎樣與別人一起生活，這實涉及如何締造一個公義的社會，讓不同的人都能和諧相處。這種對人、對生活的關懷，正是人文精神的要旨所在。



秋日黃昏，和煦的陽光灑在新亞水塔下的草地上，十數位同學與老師一起上《哲學概論》的導修課。沉浸在熱烈的哲學討論之中，令人忘卻時間的流逝，至日落西山，眾人仍意猶未盡，求知之樂，莫過於此。周保松（95 新亞哲學）回憶的這個畫面，正是他大學一年級時，與哲學系助教楊國榮及一眾同學上導修課的情景。20年後，現在已為人師表的他與學生坐在同一片草地上，延續着熱烈交流哲學見解的傳統，這個片段，正是人文精神薪火相傳的寫照。

回望自己的「啟蒙」過程，周保松感受最深的，依然是與陳特教授相處的日子。他入讀中大，最初修讀的是當時炙手可熱的工商管理，但在大三那年，他卻轉系修讀哲學。正是陳特，令他毅然下此決定。首次聽《哲學概論》的課，陳特討論有關智慧的追尋、善惡對錯等人生哲學的問題。這些問題看似遙不可及，但周保松聽來，卻是前所未有的震撼：這些課題，雖一直在他的腦海盤旋，也讓他感到困惑，可惜成長以來，在教育上卻從未嘗碰觸，卻又必須面對。自此，他繼續修讀陳特的《倫理學》等課程，與哲學系的老師及同學們一起

行山、聚會，甚至在走廊偶遇，也虛心求教，孜孜不倦地交流哲學問題。其後，陳特不幸患癌，周保松剛巧遊學回港，在陳特人生最後的一段日子，二人又再在中大相遇。他們一起參詳生死大道，課堂的教學與生活早已融為一體。說着當年點滴，在周保松凝望之處，我們也彷彿能看到他們當日在草地上忘我的暢論。

念師恩群組熱議

人文精神始於對人的關懷，這種關懷，穿越階級身份，影響之深不限於當下。那一年，周保松擔任學生報校園版的主編，其中一期他

撰文論及中大的教學問題，認為大學應對學生的成長多加關心。在學生報出版當天，派送報紙後，他便返回聯合伯宿上課，不久，就接獲傳呼，覆電時，對方竟然是當時崇基的院長沈宣仁教授！周保松那刻都愣住了，電話接續傳來對方懇切的聲音：「我閱讀了你那份專號，做得很好！我也覺得中大應重視學生成長……」在周保松讀書的年代，辦學生報的，常會被視為激進的「搞事分子」，想不到竟會獲得校方的認同。「這件事雖小，卻令我覺得，我所做的是有價值的。」周保松緩緩地說。當年沈宣仁也任教《宗教哲學》，其後他們偶有聯



周保松藉網上群組、讀書組、行山等活動發掘學生的興趣，培養他們的人文關懷。圖為由陳冠中主講的掣典沙龍。

絡，在沈宣仁癌症復發前，他倆曾在中大連續兩晚談至深宵凌晨，宗教、哲學，無所不談，亦師亦友的情誼，委實難能可貴。

多年承教，受益不淺，同時亦啟迪了周保松仿效恩師，藉網上群組、讀書組、行山等活動發掘學生的興趣，培養他們的人文關懷。自2002年起至今，他與學生開設了多個討論群組，在學的、已畢業的學生都經常貼文，交流見解。在網上，學生發表文章參與討論，動輒洋洋千字，大家認真探討各種學術問題，由書院精神、大學精神、時事議題、國際關係，到對於工作、職業的反思與期望，討論氣氛熱烈，歷年積累，群組載有達數十萬字之多，可謂一項紀錄。

制度下倍多反思

反思今日的教育制度，人文精神的傳承卻面對着嚴峻的挑戰。「我對學生滿有歉疚感，原因是我們沒有給他們好的教育。」周保松坦言，有學生入學不久後告訴他「夢已碎」，因為他們發現大學的學術氛圍，與入學前想像的差距很大。然而，這個問題並不在學生，而在整個制度。「目前的制度是把老師遠離學生，因為你把時間給學生，是會受到『懲罰』的。」周保松舉例說，一班如有150人，每人每學期寫兩篇2,000字的論文，就有60萬字，單批改這些論文，就要用二、三天時間。他知道與學生討論

論文，可以讓他們再進一步，下次寫得更好，但繁重的工作之外，還要兼顧研究，要為學生花上時間，就要經過一番掙扎。目前的制度，

“對學生來說，這三年學到甚麼、反思過甚麼，與老師的關係是怎樣，對他們的影響至深，可惜這些都並不能在學術論文或課程評核中反映出來。”

令老師喪失與學生交流的空間，這亦與社會對大學的期望一脈相承。周保松指早年有調查以畢業生的月薪及僱主的評價，作為評核大學表現的指標。「作為一個老師，我教學生不要用薪金來衡量他們的成就，例如當無

國界醫生、到NGO搞環保，薪金雖然較低，但卻是人生理想。然而這些價值，又能否反映在衡量大學的『指標』之中？」他補充說，整個高等教育都正參與全球化的遊戲之中，國際化的程度、全球排名都成為衡量所有大學的標準，若要談「人文精神」就要反思並改變這種思維。

陳特、沈宣仁、石元康、黃繼持、小思……賢師們對知識的追求、對人文的關懷，造就了今日的周保松。正如他所說，隨着年月過去，很多事情都會忘記，但慢慢會發現，留下來的，是受這幾位老師的影響。

周保松眼中的人文精神，主要關注兩個問題：

- 1.我應如何活？（How should I live？）
- 2.我們該如何活在一起？（How should we live together？）

我們想過幸福、美好的人生，但何謂「幸福」、「美好」？部分人認為應跟主流，但當所有人都拼命供樓、修讀受僱主歡迎的學科，是否就此滿足？事實上，「何謂美好」這問題並沒有標準答案，而每個人都有不同見解。要過「美好」人生，最基本的還是了解自己，知道性格、特質，才會懂得生活。首先，要在工作中有滿足感。如果人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，但你在生活中卻找不到滿足感，這不可能是「幸福」。若你的工作並非你的事業，只求賺錢，「返工等放工」，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「異化」。第二，人並不是自己一個人活。生活在社會中，你要與人有好的關係（relationship），而且更要肩負責任，構思如何可改變現狀、改變制度，以讓其他活在一起的人都有好的生活。回應以上兩個「如何活」的問題，對人生存的狀態有所關懷，就是「人文精神」所在。

周保松小檔案

1995	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哲學系畢業
2006	英國倫敦政治及經濟學院博士
2002至今	於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任教 著有《相遇》、《自由人的平等政治》